

曾虛白譜

三稜

世界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出版

三

稜（全一冊）

（每冊定價銀一元）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 准 翻 印

著 者 曾 虛 白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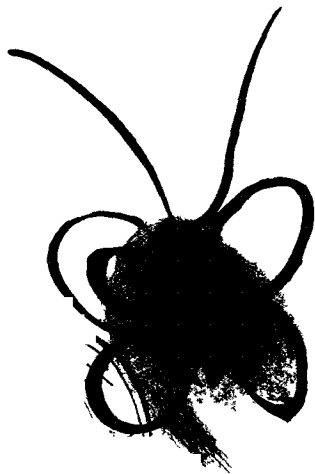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上 海 各 埠 世 界 書 局

三稜

一

他捲到海浪裏來了嗎？不錯；這東西像山崩一般地湧過來，把他拋上天，把他跌入谷。他掉到火坑裏來了嗎？也不錯；這東西灼膚地在他週圍繚繞，烤得他疼痛難熬。然而，不，不是水，也不是火；是燦爛的光圈，是璀璨的花環，遠遠近近，大大小小，從老遠無盡的黑暗中排列



着飄盪過來，直到眼前。他看着，又愛，又怕：愛的是，一個個圈兒環兒發射出眩目的光芒通過雙瞳直搗他的心，醉人的芬芳穿着鼻官直沁他的腦；怕的是，這些圈兒環兒却都是活動地迎面撲來，一個個遼遠的小星，一忽兒如環，如盤，如輪，如蓋，沒頭沒腦套上身來。他想逃，逃不了；他掙扎，別想動一動，縛在身上的像火一般的灼，來的還像浪一般的湧。他的氣窒了，熱血沸湧，彷彿整個兒身體要炸了；於是，高聲地嚷，嚷，嚷！……

質夫朦朧地覺得心頭還跳個不住，氣也喘不過來；漸漸地纔感到自己剛纔的經歷祇是一場夢境，心跳止了，可是氣還是塞住了般的吐不出來。掙扎着睜開眼，纔給明麗的月光洗淨了睡魔殘餘的陰霾。倩娘半個身體壓在他小肚子上，大腿又疊着他的大腿，左臂圍抱着他的頸子，臉貼着

他的臉；這還是入睡時的姿態，怪不得他呼吸這樣的窒塞！他伸起沒有給壓住的右臂輕軟地把圍在頸子上的那條膀子移下來，再伸手下去捧起她的大腿，騰出自己麻木了的下半身。倩娘哼了一聲，欠伸似地把左臂移到身後，順勢翻身，又仰着臉鼻息呼呼了。

紗窗映着月光把全屋子塗上一片勻淨的乳色。質夫側身細看；黃澄澄的龍鬚席上襯着倩娘半裸的肉身，像金盤中盛着的雪藕，格外覺得白晳明潤。兩條海鰻般的臂膀，蜿蜒地出沒在亮晶晶散髮的雲浪裏。左右兩腋窩，墳起兩條圓緻緻的肌肉，環抱當胸，捧住一對鼓鼓的乳峯，隨着呼吸的起伏，微微抖動。齊腰繫一條水綠色薄紗短褲，凹陷的腰肢在紗影裏弧突成豐隆的臀部。

這一身肉，這一身使他沉醉了半生的肉，蘊藏着多少的狐媚和蠱毒！然而還有這隻臉蛋。這隻被她顛倒，被她迷亂的臉蛋，這忽兒又怎樣的

寧靜，發着醇潔的光輝！這上面雖罩上着一層病態的灰白，可是這種灰白也就是質夫所認為最足動人的潔白。嘴唇跟着呼吸極遲慢地在那裏開闔，時時露出一排細小齊整而光亮如白磁般的牙齒。上唇皮彎彎地向下垂成一條極勻稱的半弧綫，柔軟地，潮潤地像有無邊的甜味。又長又清晰的睫毛覆蓋着微留紅暈的下眼皮，漾起一圈淺絳的淡影在雙頰上。然而細瞧，那眼梢上不是已隱現着鴉爪般的細紋，額角上的皮膚不是已鬆鬆地打起了折襞了嗎？可是，她整個兒的神秘，全都蘊蓄在這時候深藏着的那雙眸子裏呢！眸子？這決不是眸子；是耶穌的奇蹟，佛的神通，魔鬼的幻術，巫女的符籙。這裏面含蓄着不可言說的東西：有磁極般的吸引力，有音樂般的感應性，可是蜜一般的甜，絲一般的韌。或者是天魔的舞帶，是婉娛絲的衣鉤幻化成這兩顆晶瑩透澈的明星吧！祇想牠在長睫影裏閃爍的光景，含情脉脉時，能表現出多少口舌不能吐露的衷情來！

賀夫側臥着儘自出神，漸漸地又覺得有些模糊恍惚了；眼見倩娘的肉上湧起了煙霧般的東西，霎時間騰騰炎炎地發着光芒，昇到遠處，又彷彿凝成一個個小星，漸漸地擴大起來，一忽兒如環，如盤，如輪，如蓋，沒頭沒腦套上身來。他氣窒，血沸，掙扎着高聲地嚷，嚷，嚷……

這忽兒賀夫彷彿真清醒了。窗帘上已泛起了一層魚肚白，屋簷頭已來了一羣啾啾唧唧的小麻雀。幾處廠家的放汽聲已在曼長地唱和起來；祇聽這一處拉長了聲音，發着綿延不斷的長歎，那一處壓緊了嗓子，嗚咽地答應着；突然又一處，彷彿感到了異常的激刺，發出一聲尖銳的呼聲；同時牠近邊，湧起了模模糊糊分不清的許多喧嚷擾攘。一眨眼的功夫，遠遠近近湧來了種種歎息，嗚咽，號叫，悲啼的聲音。他耳朵裏祇覺得充滿了響鳴。他腦蓋上受不住小鎚子不停手的敲擊。他胸中脹滿了煩

邁。他忍不住，倏地翻身坐了起來，怔怔地望着窗口。

魚肚白已變成了透亮的光芒。下意識地質夫伸腿吸上了床前的一雙蒲草拖鞋，慢慢地向廂房裏走去；祇覺頭眩眼花，腳底下晃晃蕩蕩地像踏在綿絮上面不得勁兒。走了幾步，順勢就在窗底下那隻紅絲絨藤穿背的雙人安樂椅裏躺了下來。雙手捧着頭，倚在椅子的扶手上，繃緊，眉頭呆呆地瞪着地板。半晌，纔慢慢地抬起頭來。

趕早市的小販已亮着高音階的嗓子在遠處叫嚷過來；窗外面已開始了老媽子們「阿姊」，「阿妹」清晨的酬酢。窗外的喧嚷，益發襯出這屋子裏的沉寂。冷清清地祇牆壁上那隻掛鐘的答的答地還有一些兒活意；其餘一切，像火場上殘留的灰燼，死寂，死寂！滿屋子顯示着昨夜的風狂，反襯着眼前的寂寞。廂房裏一隻紅木方桌子孤另另地斜立在地中間，四圍東倒西歪散立着五六把高背的椅子。桌子上攤着垃圾般的一堆，

是未經收起的麻將牌；靠着桌子角的兩隻小茶几上滿滿地堆着的，是一大盤吸賸的香煙頭，三四隻砌滿了煙灰的高脚玻璃盆，和五六隻盛着變成黑色茶腳的茶杯。地板上灑滿了黑白的斑點，這是一晚上嗑瓜子的陳跡；還有些紅綠的紙皮，踏爛了的瓜皮，調和着這黑白點的單調。

這邊幾隻紅絲絨藤穿背的柚木洋椅子上益發零亂了。一隻上拖一件白綢子印大紅花朵的短旗袍；下半截掉在地板上，彷彿衣角上已印了一灘灰污，上半截給一把銀背的頭髮刷子壓住了，明晰地已染上一灘油漬。

又一隻上堆滿了粉紅的絲襪子，水綠綢子的胸衣和短褲，和一條大紅絲絨結成的褲帶環繞在椅背上。靠床的一隻上都是質夫自己的衫，褲，襪，帶，也亂七八糟地一大半拖在地板上。床面前的梳妝桌子上瓶兒，盒兒，梳子，鏡子，倒的倒，歪的歪，都彷彿酩酊大醉，不能動彈。七零八落亮晶晶的首飾雜亂地四散在桌子上。

看見了這些，質夫痿軟的神經感到昨晚激刺的餘波又在他靈魂裏動盪起來了。不能自主的迴憶又兜上心來。

昨兒晚上的十六圈麻將，質夫那裏有一剎注意到羅列在面前的十三張骨牌上；心裏老是計算着準備了一天決心在晚上實行的談判。本來他希望一進門，倩娘獨自在家裏，直截痛快地跟她說明了就走；誰知道事情就這樣的不湊巧，他進門沒坐定，可厭的王人俊拉着個不相識的朋友，跟着也來了。最可恨的，他一進門就嚷着巧，說什麼「天作之合」的麻將搭子，不問情由地就鬧着又麻將。唉，那兒再有給質夫說話的機會！坐下來又麻將時，大家儘情調笑，惟獨質夫默默地在心裏盤算。他知道人俊和倩娘的關係，也跟自己一般的密切，那麼打完了麻將他就肯乖乖地走嗎？他不走，讓他留在這裏原也不要緊，可是準備着的談判就說

不成了。今晚說不成原還有明晚或別一晚，可是他感到自己實在沒有再鼓起這一番勇氣的能力。他覺得不趁今晚解決這一個關係他整個兒生命的大問題，他就永沒有解決這問題的機會了，可是想要今晚上解決，看樣子又是八九成的靠不住。當然，這難關祇在人俊的走不走；可是瞧他這樣的興高采烈，不住地向着倩娘眉花眼笑的賣弄殷勤；遞香烟哩，倒茶哩，削香瓜哩，抓瓜子哩，他的用意傻子都看得出。質夫原知道倩娘對於人俊的感情本祇是愛好他獻殷勤，會服伺的那一點兒小心翼翼的態度；比着對於他這方面的熱情熱意，人俊祇能算一顆聊以遣悶的消閑果子罷了。然而，倩娘今晚的態度可不對哩！彷彿對着人俊的調笑她感到異常的興味，彎彎長睫下的那對媚人的眸子祇對人俊發出那一種他一向能十分了解的誘惑。這是什麼意思？質夫懵懵地祇在一方面想，沒有理會到自己這一副冷冰冰的嘴臉，叫人家那兒能搭得上話呢？

好容易十六圈麻將告了結束。大家站起來時，倩娘坐在椅子上眼望着質夫懶洋洋地欠伸着道：

——你們都要回去嗎？……好，朱媽叫阿四把車子開出來；這樣熱的天氣，反正覺是睡不成的，我送你們回去，順便在城西路那一帶兜着風，涼快涼快。

人俊的臉上一楞，把眼睛瞟着倩娘，又掉過來死釘着質夫望了一眼。倩娘已走到床前，對着梳妝鏡在抿弄頭髮，重施脂粉了。一忽兒，掉過身來，嘴裏說着「走吧！」已扭動腰肢跨出了房門。

大家隨後跟出去，一窩蜂跳上了候在門口的汽車。質夫正像一隻十分馴順的綿羊，無形中給倩娘那條迷媚的魔帶籠住了週身，一任她牽攜播弄，沒法抵抗。他心中暗自焦急，抱怨，痛恨自己的孱弱，可是這不爭氣的靈魂總是飄飄蕩蕩地跟着她那一陣挾持一切的熱風盪漾着，無從把

握。他機械地跟着大家跳上了車，下意識地給倩娘掖住了坐在她的身旁，懵懵懂懂地聽着大家的說笑。直到聽見了汽車馬達的振動聲，他纔覺稍微清醒了一下，突然感到今天的計劃是完全失敗了，跟倩娘談判的機會是絕望的了。

汽車在鋪滿着水銀般月色的城西路上走，撲面涼風解除了一天的煩熱。倩娘高興得祇是逗着大家格吱吱地笑，一忽兒竟拉長了嗓子唱起她新近在留聲機器裏學會的雷夢哪戀曲來了。人俊湊趣，也側身撲着她的腰，臉貼着她的臉，曼聲地和着；那一位跟汽車夫並坐的朋友，也掉過身來，拍着掌兒唱着。祇有質夫兀自呆瞪瞪地默不作聲。

——你困了嗎？怎的變成了啞吧？倩娘突然停止了歌聲，掉轉臉來笑問着質夫。

質夫似笑不笑地望了一眼。

——好，我送你們回去吧。……阿四，順路該先送王先生們回署裏去，是嗎？……行，你就掉過車頭來吧。

汽車離着軍事署遠遠地停下來，人俊和他的朋友依依不捨地下了車。阿四掉頭看着倩娘等候她的吩咐。倩娘也斜着媚眼儘向質夫笑，半晌，拉一下他的袖子輕歎地說：

——怎樣？你說呀！

噢，質夫這纔明白了。好一個鬼精靈的女人！他禁不住脫口道：

——我跟你走。你說吧。

——回去！阿四。

跨下汽車，跟着倩娘回到她房裏的時候，質夫已經遺忘了一切，整個兒心靈祇在無主地飄盪。一任她牽引着自己，登了樓，進了房，擁到沙

發上摟住了嘴貼嘴地給他一個窒息的長吻。半晌，倩娘站起來拉着他的手儘自笑望着他的臉。

——我的心肝兒，今兒那兒來的這些心事？快別鼓着嘴，怪沒意思的。累了，咱們歇息吧。

說着，她走到梳裝桌子前，卸下了頭髮上那一隻鑲着亮晶晶小鑽扇子的形的大梳子，拔去前前後後束髮的小針，讓一頭柔軟光亮烏黑的頭髮自由地披散到雙肩上；這一堆烏油油雲霧般的青絲，益發襯出她的頸額臉頰，象牙般白潔，水晶般透明。

她掉過身來，錫着眼儘對質夫望，一隻手在機械地解她旗袍上的鈕扣。半晌又掉過身去，伸出一隻膀子，迴頭笑望着質夫輕款地道：

——給我拉一拉！

質夫迷糊地走近她的身，一股熱騰騰，香馥馥女人身上特有的氣息直

透他的鼻觀。他拉住了她的袖口，她扭着腰肢把隻圓緞白淨赤裸的膀子抽了出來；順手再把那隻袖口一拉，一件旗袍就褪到了腿灣裏。她一隻手扶着賀夫的肩頭，一隻手拎着褪下的旗袍，伸腿跨了出來，把牠望椅子上擦。

她身上祇賸水綠色的胸衣和短袴了。這醉人的衣色襯着紅噴噴的白肉，彷彿是葉影裏掩映着含苞的花朵。可是那輕薄的綢子並沒有掩蔽了這奇花的色相，整個兒曲綫停勻的肉體已差不多卸盡了莊嚴，儘情地施放牠魔媚的神力。

倩娘拿了一隻噴啣瓶，對着鏡子，在自己身上散佈紫羅蘭的香霧。

賀夫站在她背後，禁不住熱情的動盪。然而他抑制着，幫着她褪除了未褪的一切；然後拉着她圓嫩的白手，捧在臉上熨。兩個人不自主地倒在沙發上。倩娘伸臂摟住了他的頸額，拉過他整個兒身體伏在自己的懷

裏，把一對熱刺刺的嘴唇緊貼着他的臉；隔了半晌，突然一半兒啞吮，一半兒膩貼、雜亂地在他頸額臉頰間，散佈上萬千個熱吻。質夫感到這一對溫熱柔潤的嘴唇有一種不可抗的電力從他肌膚的浮面一直透射到他靈魂的深處，撼動了他全身纖維的組織，發出一種麻痺的感覺，手足都不自禁地痙攣起來。同時他感到記憶中殘留着的一點兒東西彷彿還在遼遠的陰影裏掙扎着，隱隱似乎還聽到牠啞啞的嗓子叫嚷的尾音，使他熱烈的衝動中更加上一重悲哀的創痛。

他的靈魂像大風中的燭火般搖曳着。背脊上一股灼熱的沸流通過每一節脊椎，直灌到他的尾間；同時胸臆間却塞滿了鬱鬱勃勃的煩懣，脹得他氣也喘不過來。他索索地週身發抖，顫顫地微聲道：

——你……要我的命！

說着時，眼淚像橫快般的流出來。他辨不清這究竟是悲哀還是熱戀，